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24.05.005

实践论视域下的生成式语义学

——从认知二维语义学谈起

陈吉胜

(华中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摘要: 认知二维语义学试图在整合名称的描述论和直接指称论的同时,重建意义、理性与模态的“金三角”。但与描述论与直接指称论一样,认知二维语义学忽视了主体行动,因而不能够达成其目标。运用实践论视域下的生成世界观分析表明,要走出二维语义学的僵局,需要语义学研究范式的根本性转换,即由主体行动缺位的传统语义学范式转换为实践论视域下的生成式语义学范式。以作为实践论分析性重塑与拓展的逻辑行动主义方法论为指针,可以揭示生成式语义学的基本机理及其解题功能。

关键词: 认知二维语义学;实践论;行动;生成式语义学;逻辑行动主义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 B8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7835(2024)05-0033-09

关于名称的意义理论之争一直是当代语言哲学与逻辑哲学的核心话题,由此形成名称的描述论与直接指称论两大阵营。虽然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受到克里普克等直接指称论者的持续挑战与批判,名称的描述论有所式微,但是一些描述论的支持者在回应挑战的同时,也试图通过修正传统理论来维护描述论。其中,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以查莫斯(David Chalmers)为主要代表的学者提出了认知二维语义学(epistemic two-dimensional semantics),其基本目标是试图运用二维语义学框架,在保留描述论特点的前提下,兼容克里普克关于语义与模态的主张,进而重建意义、理性与模态的“金三角”^①。但经过多年努力,认知二维语义学探究亦陷入僵局,难以实现其基本目标。本文力图表明,要走出认知二维语义学的僵局,需要语义学研究范式的根本性转换,即由主体行动缺位的传统语义学^②范式转换为实践论视域下的生成式语义学范式。本文尝试以逻辑行动主义方法论为指针,论证这种范式

转换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并揭示生成式语义学的基本机理及其解题功能。

一 传统语义学的主体行动缺位

所谓意义、理性与模态的“金三角”(图1),指的是现代西方语言哲学与逻辑哲学的一种传统观点:一个语句是分析真的,当且仅当它是先验真的,当且仅当它是必然真的。然而,克里普克通过将必然性(模态)归属到形而上学领域、先验性(理性)归属到认识论领域,并论证提出“先验偶然真理”与“后验必然真理”,从而造成模态与理性之间关联的断裂。不止如此,理性与意义之间的关联也由此断裂。依据描述论,由于一个名称的意义是由相关摹状词(簇)给出的,例如“水”这个名称的意义就是由摹状词“透明的、无味的、流动的……”给出的,也因此“水是透明的、无味的、流动的……”就是一个分析陈述。但是,克里普克论证指出,专名以及像“水”这样的物质名词是

收稿日期:2024-05-12

基金项目:教育部优秀中青年思政课教师择优资助项目(22JDSZK141);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22YJC72040002)

作者简介:陈吉胜(1985—),吉林省吉林市人,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逻辑学研究。

①陈吉胜:《“金三角”的断裂与重建——查莫斯型二维语义学的批判性考察》,《自然辩证法研究》2014年第9期。

②语义学存在多种研究进路,如哲学语义学、逻辑语义学、语言语义学等,但不同进路之间显然存在关联或交叉。本文的“语义学”首指哲学语义学,但与逻辑语义学特别是可能世界语义学密切相关。

严格指示词,即在所有的可能世界中都指示相同的对象;而摹状词在不同可能世界中可能指示不同的对象,所以,名称的意义不是由相关的摹状词给出的,也就是说“水是透明的、无味的、流动的……”不再是一个分析陈述。然而,依据描述论的一种弱理解,即摹状词只是用来确定名称的指称而不是给出意义,“水是透明的、无味的、流动的……”是一个先验真命题(克里普克接受这一点),所以理性与意义的关联也断裂了,因为存在先验而非分析的真命题。意义与模态之间的关联则被保留,因为克里普克恰是通过可能世界定义了严格指示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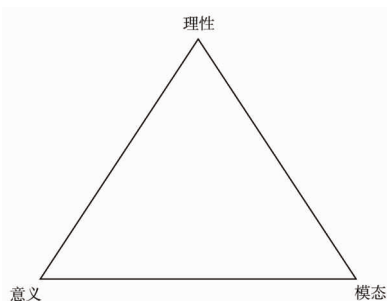


图1 意义、理性与模态“金三角”

查莫斯提出二维语义学的认知(epistemic)理解即认知二维语义学,以此尝试重建“金三角”^①。依据二维语义学,每个表达式都有两个内涵即首要内涵(primary intension)与次要内涵(secondary intension),在认知解释中即为认知内涵与虚拟内涵,前者是从认知可能情形集到外延集的函数,后者是从可能世界集到外延集的函数,并且虚拟内涵依赖于认知内涵。例如,水的化学结构不是 H_2O 而是为XYZ,这在认知上是可能的(先验上无法排除),由此就可以构建或形成一个认知可能情形;假如这个情形成为我们的现实世界,那么,“水”的认知内涵取值就是XYZ。进而,“水”的虚拟内涵在现实世界之外所有的可能世界即反事实世界中取值也都是XYZ。可以看出,查莫斯实际上是用认知内涵来继承描述论,而用虚拟内涵来

接纳克里普克的“严格性”语义特征。从认知层面来说,那种透明的、无味的、流动的液体,其内在结构可能是 H_2O ,也可能是XYZ,都是先验上无法排除的,因而“水是透明的、无味的、流动的……”就是一个认知上必然真的命题,即在所有的认知可能情形中水都是那种透明的、无味的、流动的液体,不管其内部结构究竟是什么。在这个意义上,“金三角”被以新的方式“重建”了。另一方面,克里普克的严格性语义特征被虚拟内涵所刻画:如果XYZ-情形成为现实世界,那么,水的虚拟内涵在所有的反事实世界中取值就是XYZ;如果 H_2O -情形成为现实世界,那么,水的虚拟内涵在所有的反事实世界中取值就是 H_2O 。这也说明了,查莫斯为什么强调虚拟内涵依赖于认知内涵。这样,查莫斯通过定义出认知内涵与虚拟内涵及二者之间的关联机制,试图以认知二维语义学框架整合描述论与直接指称论。

然而,查莫斯并未真正达成他的目标,因为存在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与困境,如认知内涵不如弗雷格的“含义”精致^②、认知内涵难以整合因果机制^③等。但与描述论^④和直接指称论相比较,认知二维语义学彰显了语义学的一个重要转向,即突出主体的作用。不管是描述论还是直接指称论,它们的语义构建都存在一种二元论倾向,即只考虑对象与语言两个维度。“含义决定指称”是描述论的重要原则,这意味着对象“服从”语言,因为含义是由摹状词提供的。当然,也不能彻底地说描述论就是与主体无涉的,含义在某些学者那里可以做一种心理主义的解读,但这也造成一定的主体间性问题。克里普克就此批评描述论:“我们的指称不光依赖于我们自己所想的东西,而是依赖于社会中的其他成员,依赖于该名称如何传到一个人的耳朵里的历史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⑤所以,即便描述论关注到了主体,这种关注也是片面的,因为它只关注到了主观性。

与描述论相反,直接指称论将语言与对象的

①Chalmers D. “Epistemic Two-Dimensional Semantics”, *Philosophical Studies*, 2004(118):153-226.

②陈吉胜,侯旒:《认知内涵能够取代含义吗:评认知二维语义学对弗雷格含义理论的修正与辩护》,《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17年第3期。

③陈吉胜:《认知二维语义学与克里普克理论之关系探析》,《自然辩证法研究》2015年第10期。

④这里的“描述论”不包括达米特等人所推出的“宽域摹状词”理论,即主张摹状词在模态语境中存在宽域解读,从而能够形成克里普克所提出的严格性语义特征。关于这种特殊意义上的“描述论”的问题可参见陈吉胜、张静:《宽域摹状词是严格指示词吗?——评宽域摹状词理论对描述主义的辩护》,《逻辑学研究》2021年第5期。

⑤克里普克:《命名与必然性》,梅文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79页。

关系颠倒了过来,即语言“服从”对象,因为直接指称论者认为名称的意义就是它的所指对象。克里普克承认,“长庚星”也可能被以不同的方式命名给金星之外的其他天体,但依据克里普克的论述,这是一个语用问题,而不是一个语义问题^①。有学者就指出从形而上学的对象同一性过渡到名称是严格指示词这一点是不合法的,因为它混淆了形而上学和语义学^②。克里普克等直接指称论者确实是从形而上学的必然性直接过渡到了语义的严格性,这种直接过渡缺失了主体及其行动的作用。但有人可能会认为这一解读对于克里普克来说是不正确的,因为克里普克提出了因果历史命名理论,该理论本就是对主体及其行动的强调。客观地说,因果历史命名理论的确突出了主体及其行动的作用,但是,名称的严格性并不是通过因果机制确立的。首先,如前述克里普克承认“长庚星”可能命名不同的天体,这意味着在不同的可能情境中,同一个对象可能与不同的语言符号产生因果链条。这说明,因果历史命名理论不是一种语义理论,而是一种语用理论,索姆斯(S. Soames)就明确指出将因果链条理解为一种语义学是错误的^③。其次,正如埃文斯(G. Evans)所言,在因果链条传播的过程中会发生指称转移的现象^④,这直接表明,因果机制无法保证名称的严格性^⑤。以上分析表明,在克里普克这里,严格指示词理论是语义理论,而因果历史命名理论是语用理论,二者之间是彼此分离的。造成这种分离性的根本原因在于,克里普克颠倒了语义学和语用学的顺序,也就是说,尽管表达式的意义产生于主体的使用过程中,但在克里普克这里,严格性与主体是无关的,它只是形而上学必然性向语义领域的一个“平移”。克里普克提出因果历史命名理论并不意在阐明语义严格性的“生成”机制,该理论只是严格指示词理论的“保护带”。

认知二维语义学主张与第一维度即认知内涵相关的可能性是认知可能,这突出了主体的知识状态在语义机制中的重要作用。不仅如此,查莫

斯在构建认知可能情形时,主张可将认知情形理解为中心化世界(centered world),而这个“中心”就是由主体与时间组成的有序对。查莫斯明确说道:“我们可以把世界的中心看作是代表说话者在世界中的视角。”^⑥这就进一步突出了主体本身在语义机制形成以及运转中的重要地位。但遗憾的是,由于试图以认知内涵来整合描述论,查莫斯对于二维语义机制的阐释主要依赖于主体的知识状态或理性认知能力,从而忽视了主体的行动或实践。这也为认知二维语义学带来了一个困惑:认知内涵是更为重要的一个维度,它的语义值到底取哪个值依赖于哪个认知可能情形最终成为现实世界,但问题是,查莫斯不能够明确地解释认知可能情形如何转化为现实世界,更不可能解释为什么是某一个认知可能情形转化为现实世界,这也就是所谓“可解读性(scrutability)问题”(详后)之症结所在。

二 语义学实践转向的理论基础与现实需要

如前所述,描述论与直接指称论作为两种经典的名词意义理论,其对主体行动的忽视是显而易见的,认知二维语义学在整合两种理论时存在同样的不足。不容忽视的是,以奥斯汀、塞尔等为代表的日常语言学派诉诸言语行动来寻找语言的意义基础,这突破了“心理内容”的界限从而回到了主体及其行动,但是,这一学派最终定格在“言语行动”而未能更进一步,因为仅从言语行动出发去理解主体及其行动是片面的、非立体的,其所寻找到的意义基础也是不牢靠的。例如,塞尔实际上是把意义理解为“说话人意图+规则”,然而,关于什么是规则,塞尔又诉诸约定论,从而再次陷入了主体间性疑难^⑦。

笔者认为,经典描述论与直接指称论对主体及其行动的忽视,实际上是一个经典哲学问题在语言哲学领域的再现,而这个经典问题是由马克思指出的:

①克里普克:《命名与必然性》,梅文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88—89 页。

②陈波:《反驳克里普克的模态论证》,《晋阳学刊》2012 年第 3 期。

③Soames S. *Reference and Description*.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p.71.

④马蒂尼奇:《语言哲学》,牟博等译,商务印书馆 2006 年版,第 573 页。

⑤按照克里普克的语用解释,每发生一次指称转移,实际上就产生了一根新的因果链条,这就更无法保证名称的严格性了。

⑥Chalmers D. “Epistemic Two-Dimensional Semantics”, *Philosophical Studies*, 2004(118):160.

⑦马蒂尼奇:《语言哲学》,牟博等译,商务印书馆 2006 年版,第 229—248 页。

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把能动的方面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①

虽然不能够简单地将描述论与直接指称论分别对应于这里的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但是,它们的理论缺陷却表现出惊人的相似。近代机械唯物主义是旧唯物主义的最典型表现,它可以看作是牛顿力学体系与原子论思想的结合,无主体性与严格决定性是这一思想体系的最突出特征。依据直接指称论,名称的语义与主体是无关系的,这一点在前文已经予以分析。描述论虽然注意到了主体,但只是注意到了主体的主观性,这恰如马克思对唯心主义所批判的那样,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

马克思对旧唯物主义哲学与唯心主义哲学的批判具有令人震撼的预见性,19世纪末20世纪初,自然科学得到革命性发展,相对论与量子力学的创立不仅使物理学发展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它们也深刻地革新了人们的世界观。如果说相对论仍然带有一些牛顿世界观的色彩,那么,量子力学可以说是完全颠覆了机械论的世界图景。以人们所熟知的波粒二象性为例,一个电子或光子究竟是波还是粒子,这一点和人们采用哪种观察实验是密切相关的:若是杨氏双缝实验,微观对象就表现为波;若是康普顿散射实验,微观对象则表现为粒子。这意味着实践和认知的对象并不是既成的,而是在人的实践活动中生成的。马克思早已断言:“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形成过程中生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②但是,对象以及对象世界的生成性并不意味着人是世界的主宰或创造者。马克思是承认自在自然的,自在自然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前提。金吾伦曾强调指出,遵照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提纲》中对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批

判,可以用“从潜存(可能性)到现实性”来理解量子对象的生成过程^③。“从可能性到现实性”这一对量子现象的阐释符合马克思的实践论观点。马克思承认自在自然,但同时也强调自在自然向人化自然的转化,这个转化机制就是人的实践活动。所以,实践论观点与量子力学的启示是一致的。

基于实践论的生成世界观,可以得到对语义学的建构与发展的重要启示。不管是描述论还是直接指称论,在量子语境中它们都是无法良好运转的。前述行文中,对“电子”“光子”“波”这样的名称或术语的使用是缺乏规范的,或者说语义是不清楚的。严格来说,在没有实验观察之前,电子、光子、波不是现实的存在物,我们只是借用既有语言来指示、表达对象的一种潜在的可能状态;换句话说,“电子”“光子”“波”是在实验观察中获得了完整明确的语义。按照直接指称论,名称的意义就是其所指对象,问题是:实验之前电子、光子等尚没有固定的指称对象,按照直接指称论这样一些理论术语就成了无意义的“空名”,这是物理学家们所不会同意的。描述论不过是从性质角度对对象进行了描述,而在实验之前是否存在符合描述的对象本就是一个问题。有人可能会提出:对于描述论来说,本体论的中立性^④是它的一个特点与优势,或者说它本来也没有承诺什么东西存在。然而,始终坚持本体论的中立性,现实与非现实就失去了判别标准,进而也就失去了语言与现实世界的关联。在当代物理学中,电子与弦的本体论地位显然是不一样的,因此,“电子”与“弦”的语义表达力也是不一样的,而若始终坚持本体论的中立性,这种差别也就不存在了。

不仅量子语境需要语义学的实践论转向,人工智能的当代发展更加显示出这种转向的迫切性。近年来,生成式人工智能(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研究迅速崛起。所谓生成式人工智能,强调的是一种内容创造,如语言文本与视频的生成等;与此相对的是决策式人工智能,典型的如自动驾驶等。但这只是对生成式人工智能之“生成”的初步理解。目前主流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是以大模型为基础的,如 ChatGpt 就以大语言模型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99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3页。

③金吾伦:《生成哲学》,河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54页。

④陈吉胜,张静:《宽域摹状词是严格指示词吗?——评宽域摹状词理论对描述主义的辩护》,《逻辑学研究》2021年第5期。

为基础。所谓大模型,主要指模型具有大量计算参数和复杂结构。以语言模型为例,它“是一种用于计算和预测自然语言序列概率分布的模型,它通过分析大量的语言数据,基于自然语言上下文相关的特性建立数学模型,来推断和预测语言现象”^①。因此,在语言文本生成的过程中,并不依赖既定的语义规定和规则,而是要依赖对(大)数据的特征提取以及模型本身的运作机制。目前主流的生成式人工智能以深度学习的人工神经网络为基础,它为人所诟病的最大缺点是:其工作机制是一个“黑盒”,也就是人们不清楚它的工作原理和内部机制。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式下,语义的生成性是显然的,问题是这种生成与人的实践活动有何关系?从实践论的视角来看,数据、大数据都是人的实践活动的数据化、符号化,虽然(大)模型在进行数据特征提取时可以有不同维度、不同视角,但归根结底提取出的是人的实践活动特征。同时,当人们惊叹于生成式人工的强大能力时,往往是因为其生成内容与人类创造的成果是无法区分的,在这个意义上,生成式人工智能之“生成”是对人类创造性活动的模仿。这其实回到了图灵的智能观,即一种程序如果在对话中表现得和人一样,那么这种程序就是具有智能的。显然,图灵是从现实的人出发来定义何为智能的,在这一点上与马克思的思想是一致的。不仅如此,目前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机制更加强调在与人的交互过程中生成相应产品,并通过这种交互活动更新数据库以丰富数据的多样性,这就更加突出了生成的实践属性。

所以,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根本基础就是人的实践活动。作为当前生成式人工智能基础的人工神经网络之所以存在“黑盒”性质,从根本上来说是因为人类社会实践的复杂性。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早期发展思路是基于规则的,就自然语言处理来说,所谓规则主要指自然语言中的语义、语法规则以及句子结构等^②。然而,“由于规则很多且十分复杂,这种方法无法涵盖所有的语言现象”^③。之所以“规则很多且十分复杂”,就在于人们对于语言规则的提炼跟不上现实语言现象的变

化发展,这也是基于大数据和深度学习推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取得主导地位的重要原因——它不是去寻找规则,而是直接呈现特征。经典描述论与直接指称论都是一种规则语义学,不过前者是规定含义,后者是规定指称。但不管是含义还是指称,都会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发生变化。描述论诉诸摹状词簇来捕捉含义的不确定性,但这种改变是不能够应对主体间性困境的。直接指称论为了应对指称转移的现象,严格区分语义理论和语用理论,将指称转移仅视为一种语用现象,这造成了语用与语义的严重割裂。

要承认的是,二维语义学捕捉到了“从可能性到现实性”的语义生成过程,认知内涵刻画出了表达式潜在性的可能性语义维度,虚拟内涵则刻画出了表达式的基于现实性的语义维度;而其所强调的虚拟内涵对认知内涵的依赖,恰恰是从可能到现实的生成过程。也因此,认知二维语义学在量子语境和生成式人工智能语境中有一定的适应性。然而,正像前文所指出的,在认知二维语义框架中,无法合理解释认知可能情形转化成为现实世界的机制与根据;原因在于认知二维语义学忽视了主体行动,这尤其体现于查莫斯主张的“模态理性主义一元论”^④。根据这一理论,只存在一个可能空间,这意味着认知可能情形与现实世界具有相同的本体论地位,其实也就取消了“可能性”与“现实性”之间的差别,因而“生成”也就不成立了。

三 基于逻辑行动主义方法论的生成语义机制

马克思的生成世界观所依托的实践论,可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名言概括其方法论精髓:“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⑤正是在运用这一思想解决描述论与直接指称论论争等当代哲学疑难的过程中,作为实践论在现代逻辑与分析哲学长足发展背景下的分析性重塑的“逻辑行动主义方法论”应运而生。

①黄佳:《大模型是怎样构建的》,人民邮电出版社 2023 年版,第 12 页。

②基于规则的生成式(自然语言处理)人工智能受到了乔姆斯基的很大影响,乔姆斯基观点参见后文讨论。

③黄佳:《大模型是怎样构建的》,人民邮电出版社 2023 年版,第 11 页。

④Chalmers D. *The Character of Consciousnes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184-192.

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501 页。

逻辑行动主义方法论“是以严格界划由言语行动之产品构成的‘语言域’、由心智行动之产品构成的‘思想域’以及由客观行动的对象构成的‘对象域’为特征,通过诉诸以客观行动为根基的三类行动及其相互作用机理而解决哲学难题的一种新型方法论”^①。其中“客观行动”即马克思意义上的“实践”^②。“心智行动”又称为“意识行动”,后者的使用是为了充分吸收胡塞尔现象学中的意识行动论要素。该方法论总体上可用图2加以说明:构图由两个嵌套的三角形组成,外三角形的三个角分别为语言域、思想域和对象域,内三角形的三个角分别为言语行动、意识行动和客观行动,居于双重三角中心的是主体,既可以是单个主体,也可以是群体主体。语言域、思想域和对象域之间的虚线表明三者之间没有直接连通的路径,只能以主体行动为中介。言语行动、意识行动与客观行动之间的实线表明三者之间是直接连通的。需要注意的是,语言域、思想域和对象域之间的划分不是一种本体论(存在论)的划分,而是一种语言论、认识论或行动论的划分,因为嵌套三角形中的任何构成要素,如主体以及各种行动都可以被置入对象域^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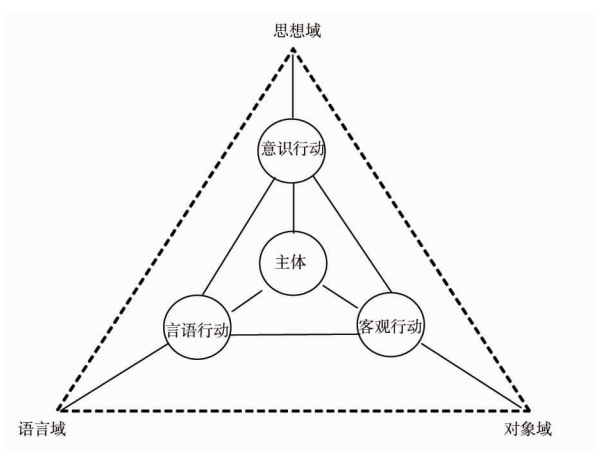


图2 逻辑行动主义方法论构图

有必要强调的是,客观行动即实践作为“改变”世界的行动,是连通人与世界的根本路径,这决定了其在三类行动中的“根基”作用,因此该构图要从客观行动出发加以理解。要充分认识到,三类行动不是彼此分开的,如果说言语行动、意识行动以客观行动为基础这一点是明确的,那么,“任何客观行动即实践都不可能不伴随以心智行动,而心智行动又有言语行动相伴随”^④。因此,客观行动不能够简单地理解为改造物质世界之活动的狭义实践概念,“客观”一词的使用强调的是在实践中与现实世界的连通性。例如,教学活动也是一种以改变对象为宗旨的客观行动,其客观性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其主体和对象都是存在于这个现实世界中的活生生的人。言语行动的客观性也是显然的,这不仅因为它本身就是人的一种现实活动,也因为依赖于物质性的符号;但因其并不以改变现实世界为宗旨,因此它依赖但并不归属于客观行动。同时,言语行动也是依赖于意识行动的。作为描述论和日常语言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塞尔毫无疑问是承认这一点的,如其指出:“在完成一种以言行事行为时,说话者通过让听者领会他打算产生某一效果的意向来试图产生某一效果。”^⑤作为描述论的批判者,克里普克也曾指出:“说话者所指则是由说话者(在某个给定场合)用以指称某个对象的特殊意向所给出的。”^⑥对于意识行动,要十分明确地认识到:“脱离主体的纯粹客观的意识行动,实际上是不存在的。”^⑦而马克思也早就指出,“‘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受到物质的‘纠缠’,物质在这里表现为振动着的空气层、声音,简言之,即语言”,并且,“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⑧。所以,意识行动必然伴随以言语行动,同时以客观行动为基础。综上,逻辑行动主义方法论是在吸取意识行

①张建军等:《当代逻辑哲学前沿问题研究》,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615页。

②使用“客观行动”表述“实践”,是为了凸显其与“言语行动”“意识行动”的区别与关联。关于引入“客观行动”范畴在当代行动哲学中的必要性与重要性的阐释,参见宋荣:《论实践范畴的客观行动维度》,《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6年第2期。

③张建军等:《当代逻辑哲学前沿问题研究》(第11章“逻辑行动主义方法论发凡”),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595—596页。需要说明的是,该方法论提出之初,上述“三域”是借鉴波普尔“三个世界”的术语表述的。后为了避免与可能世界语义学的“世界”概念相混淆,改为目前的“三域”的表述。参见张建军:《逻辑行动主义方法论构图》,载《学术月刊》2008年第8期。

④张建军等:《当代逻辑哲学前沿问题研究》,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607页。

⑤马蒂尼奇:《语言哲学》,牟博等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239页。

⑥马蒂尼奇:《语言哲学》,牟博等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493页。

⑦张建军等:《当代逻辑哲学前沿问题研究》,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603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3页。

动与言语行动的成果的基础上,以客观行动为根基诸三类行动之整合,是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论的分析性重塑与拓展。

如前所述,坚持实践论,就要坚持生成世界观。逻辑行动主义方法论显然继承并坚持了这一世界观。在上述构图中,对象域并不是既成的现实对象构成的世界,因为人的实践活动每时每刻都在产生新的产品,包括作为对象世界之改造的新产品,而言语行动之产品——语言,意识行动之产品——思想,在一定条件下也可转移到客观行动中的对象域,所以,对象域就是一个处在动态之中的生成世界。依此而推,逻辑行动主义方法论也坚持生成思想观与生成语言观。然而,坚持生成的世界观,不意味着可以混淆不同性质的行动及其产品。

语言及其意义当然是言语行动的直接产品,并且言语行动必然伴随意识行动。然而,人类的意识“能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①,这为语言及其意义的生成创造了多重可能性。相对于既有的实践活动和现实世界,多重可能性的语言及意义一方面产生了相对于现实的超越性,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可错性”。语言及其意义的多重可能性不仅增添了言语交往的成本,而且也不利于有效地刻画现实世界。随着自在自然向人化自然的转化,语言及其意义的多重可能性就转变为相对的确定性。因此,“个体词和谓词所表达的个体对象概念和类概念,是我们在实践活动中同时生成的”^②。当然,严格来说,不能因为语言与思想之间的“纠缠”关系就不对二者加以区分。逻辑行动主义方法论主张区分“意义”的语言层面和思想层面,而对这一区分之理由,前文已经通过塞尔和克里普克的相关工作加以初步阐述。客观来讲,语言及其意义与思想及其意义之间的相互作用机理是更为复杂的,这也是马克思用“纠缠”来形容二者关系的直接原因。但是现代语言学以及相关学科的发展表明,澄清语言及其意义与思想及其意义之间的作用机理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已经部分地成为现实。

乔姆斯基曾经指出,他本人的生成语法理论确证了这样一种观点:“以心智活动为基础的经久不变的过程系统,这一心智活动将说出的具有结构组织性的符号提升为思想的表达。”^③换句话说,语言系统的形成是以一定的心理活动为基础的,而这就是乔姆斯基提出语言有“深层结构”与“表层结构”的哲学基础。同时,乔姆斯基也比较清晰地揭示了语言及其意义对于思想及其意义的影响机制。他曾援引心理学家的研究成果论证指出:语言是连接大脑内部各种大量操作(如知识系统运用、解释、计划等)的纽带之一,使大脑形成了复杂的认知能力^④。显然,语言作为连接各种大脑操作的纽带,其本身并不是电信号,而由乔姆斯基的这一观点可推知:语言对心理认知的影响只能是在具体的言语行动中才能形成。不过,在乔姆斯基那里,基于先天遗传的“普遍语法”是更为重要的一面,这使得生成语法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不同语言各自的特性以及具体的语言实践,例如其在汉语中的运作就不如在英语中那样理想。这也显示出乔姆斯基的生成语法之“生成”与本文所主张生成式语义学之“生成”的差异:前者主要是基于先天规则,后者主要是基于实践。语言学研究后来发生了社会学转向,这说明生成语法理论对实践基础的忽视成为其进一步发展的障碍。作为语言学重要分支之一的计算语言学(以模型的方式来分析、处理自然语言的语言学)也已从基于规则的学习、生成研究转向经验统计研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乔姆斯基生成语法被彻底抛弃了。我国计算语言学学者冯志伟曾指出,应该将基于规则的方法和基于经验统计的方法结合起来^⑤。

逻辑行动主义方法论继承分析哲学传统中逻辑分析与语言分析的方法,力图为探究以客观行动本位的意识行动与言语行动的相互作用机制提供方法论路径。蒯因将“金三角”斥为一种教条,克里普克破坏了“金三角”并由此给出一个重要的警示:应严格界划语言论、认识论和形而上学。但克里普克自己却未能严格遵守他的这一重要主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4页。

②杨四平,张建军:《“偶然统一性”争论的困境与出路》,《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

③乔姆斯基:《语言与心智(第三版)》,熊仲儒、张孝荣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77页。

④乔姆斯基:《语言的科学》,曹道根、胡朋志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96—97页。

⑤冯志伟:《计算语言学方法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23年版,第70—75页。

张,因为“先验偶然真理”与“后验必然真理”两类真理的建构恰是认识论与形而上学的一种混淆^①。这只是说,两类真理的构造方式上出现了层次混淆,并不是说划分认识论与形而上学是错误的。以“后验必然真理”为例,它的正确表述形态应为“后验真命题可能表征必然事态”;依据相似道理,可知“分析语句可能表达后验真理”^②。对于克里普克来说,他忽视了这里的“表达”与“表征”环节,而它们分别隶属于逻辑行动主义方法论构图中的言语行动和意识行动之产品。如果意义、理性与模态分别属于语言域、思想域与对象域,那么,逻辑行动主义就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构建了作为意义、理性与模态之根源的“行动三角”。当然,不能够从“行动三角”简单地得出分析语句表达先验命题,先验命题表达必然事态。其原因有赖于逻辑行动主义方法论对语义生成机制的阐释。

认知内涵如何决定虚拟内涵?或者说,认知可能情形如何转变为现实世界?这是困扰认知二维语义学的一个基本问题,查莫斯试图通过“标准描述(canonical description)”来解决这一问题。标准描述可以看作是对认知情形的一种语言描述,查莫斯认为这种描述具有语义中立性和认知完全性^③。语义中立性是说一个表达式在反事实世界中的外延与哪个认知情形成为现实(事实)情形无关,而构成标准描述的表达式都是语义中立的。认知完全性是说一个情形被看作现实情形时,标准描述能够认知地决定(determine)所有关于该认知情形的真理。这样,一个表达式的认知内涵的取值过程就变成了一个标准描述内部的逻辑推理。然而,正如查莫斯自己所认识到的那样,这使得认知内涵取值成为了一个不足道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查莫斯进一步引入“真理的可解读性”概念:

对于被人们使用的大多数词项 T,进而对于任何包涵 T 的真理 S 来说,存在一个真理 D,使得 D 独立于 T,并且使

得:知道 D 如此,就是把说话者置入一个知道 S 如此的位置(凭借理想的理性反思,而无需进一步的经验信息)^④。

所谓 D 独立于 T 是说:D 不包含 T 以及 T 的同源词。以“水”为例,令 D 是一个真理(集),它不包含名称“水”,但包含了水的形状、行为、构成等信息,凭借这些信息 D 足以使“水是 H₂O”为真。但是,这种“真理的可解读性”概念并不能解决问题。因为通过对各种描述性信息的掌握,并不能使说话者必然地得出水的内部结构就是 H₂O。这正是克里普克在《命名与必然性》中通过模态论证与认识论证揭示出来的描述论的缺陷。

查莫斯的根本问题在于,他只是依赖于理性认知来刻画认知内涵的工作机制(极端情况下就演变为理想语言内部的逻辑推理),但是,语义的生成过程不仅依赖于理性认知,更依赖于现实的实践即客观行动,其基本机制在逻辑行动主义方法论框架中得以揭示。自在自然是实践活动的前提,一方面由于自在自然的自在性,另一方面由于人的自觉能动性,使得客观行动及其产品存在多重可能性。因此,哪个认知情形转化为现实情形,依赖于意识行动-客观行动(伴随言语行动)之互动,这一过程也决定了表达式的认知内涵究竟取哪个语义值。查莫斯是以认知可能来定义认知内涵的,但他忽视了认知可能通过意识行动-客观行动(伴随言语行动)与客观行动之可能性的相互关联。所以,在查莫斯这里,认知可能情形向现实情形转化的本质就是表达式之间的逻辑推理关系,这样,“从可能性到现实性”的语义生成过程也就变成了冗余之物。

不难看出的是,查莫斯的相关论述中存在着语言及其意义与思想及其意义的混淆,如“真理的可解读性”其实就是通过一种理想化语言来刻画认知内涵的工作机制。但是,查莫斯本人反对二维语义学的语境化理解(contextual understanding),其所谓语境化理解是指根据表达式的语法、

①陈吉胜:《从局部描述论到半描述论》,《逻辑学动态与评论》2022年第一卷第一辑。

②张建军等:《当代逻辑哲学前沿问题研究》,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612页。为了严格遵守区分对象域、思想域和语言域三个层次的基本原则,逻辑行动主义方法论也主张规范学术用语,如“事实”“事态”“个体”等应属于对象域,“命题”“概念”等应属于思想域,“语句”“语词”等应属于语言域;特别地,“真”可以分为思想之真和语言之真,且后者是前者的派生。

③Chalmers D. "Epistemic Two-Dimensional Semantics", *Philosophical Studies*, 2004(118):190-195.

④Chalmers D. "Epistemic Two-Dimensional Semantics", *Philosophical Studies*, 2004(118):196.

语义或语言的性质来定义首要内涵^①。既如此,查莫斯就不应该将认知内涵也看作是语言之意义的构成成分。其实,从逻辑行动主义方法论的视角来看,二维语义框架也应存在语言层面的首要内涵与次要内涵,它们应该定义在语言域的可能空间上,用卡尔纳普的术语来说就是“状态描述(state-description)”,状态描述与认知可能情形之间亦不存在一一对应关系,前者是对后者的语言表征。这里不进一步探讨语言层面上首要内涵与次要内涵定义的详细依据以及二者的关联机制,并暂用“首要内涵”与“次要内涵”来分别称呼它们。由上述对认知内涵的分析可知,首要内涵的语义值取值依赖于言语行动-意识行动-客观行动,即在自在自然向人化自然、认知可能向现实世

界转化的过程中确定了首要内涵的语义值。至此,逻辑行动主义方法对于认知二维语义学的可解读性问题就给出了一个基本解答。

结语

其实,对认知二维语义学相关问题的分析、澄清与回答,同时也呈现了逻辑行动主义方法论框架下的语义生成机制。概括来说,语言之意义(同理思想之意义)生成于以主体与三重行动为动力机制的语言域、思想域和对象域的互相转化过程。因此,逻辑行动主义方法论所主张的语义生成机制可简称为“基于实践论的生成式语义学”。

Generative Semantic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actical Theory: Starting with Epistemic Two-dimensional Semantics

CHEN Jisheng

(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Abstract: Epistemic two-dimensional semantics attempts to reconstruct the “golden triangle” of meaning, reason, and modality, while integrating descriptive theory of name and direct referential theory. However, like descriptive theory and direct reference theory, epistemic two-dimensional semantics ignores subject action, therefore it cannot achieve its goals. The application of the generative worldview based on practical theory can analyze and demonstrate that a fundamental shift in the paradigm of semantic research is needed to break out of the deadlock of two-dimensional semantics, which is transitioning from the traditional semantic paradigm of the absence of subject action to the generative semantic paradigm in the perspective of practical theory. Guided by the methodology of logical actionsim as a practical analytical reshaping and expansion, we can reveal the basic mechanism and problem-solving function of the generative semantics.

Key words: epistemic two-dimensional semantics; practical theory; action; generative semantics; methodology of logical actionsim

(责任校对 龙四清)

^①Chalmers D. “Epistemic Two-Dimensional Semantics”, *Philosophical Studies*, 2004(118):167-176.